

武經七書直解

司馬法中下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〇	三	九	一
二	五	三	八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〇	三	九	二
二	五	三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30
冊數	8 ( 3 )
函號	299 21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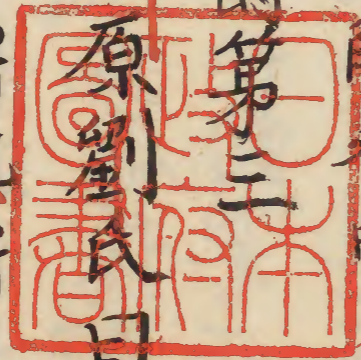
也曠嗟怨之聲也虞慮也虞懼防慮太過  
而反憂懼也事悔事已誤而後追悔也此  
數者乃自毀傷折損之禍也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敵權

太原劉氏曰大小者能大能小也堅者剛  
也剛柔者有剛有柔也參伍者或參而三  
衆用寡因其敵之強弱虛實地之險易廣

司馬法集解卷中

定爵第三



太原劉氏曰爵者公卿大夫百執事

之爵也爵定則上下有分而不亂以

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此篇文義

多不可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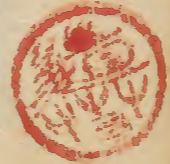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

夫之爵百執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分

去聲

淺草文庫



而不亂著明有功有罪者則賞罰無僭濫  
之失而人知所以勸懲之道收用遊說去聲  
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詔告之法  
則民知所遵守而不犯 江陰劉氏曰凡  
與敵將戰必先定統帥之爵位著將吏之  
功罪收攬遊使之士申明教詔之言

訊音 厥衆未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  
索巧因心之動訊一作誠

太原劉氏曰訊厥衆者欲博其識也求厥

技者欲廣其能也方其慮者欲計之深也  
極其物者盡下之情也變當作辨辨白人  
之所嫌者恐其嫌之誤也推明已之所疑  
者恐其疑之非也養兵之力者務制其勝  
也索人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願動  
而動者與民同志也 江陰劉氏曰誠約  
其衆選求材技而用之方慮猶方物出謀  
發慮也物事也凡料敵制勝必當比方策  
略出謀發慮以盡事物之情苟能極其事

物之情則能解變人心之所嫌推明衆心之所惑矣猶孫子所謂按之以計而索其情禁祥去疑之意也凡取勝之道必當撫養將士之力以索事機之巧然索其巧在手人心之動而已若王霸閉營休士而屈蘇茂周建之類是也

○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務堅固衆心相

度地利治其兵不使之亂知進止之節服從人之正言成字恐誤恥者所當羞惡也約法者法不煩也省罰者罰不濫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之道固其兵衆相其地利治其紛亂進知所止服人以正成乎廉恥當約其法省其罰蓋立法雖嚴用刑宜省今日小罪乃殺者正所謂以小警大人人惴慄而自不敢犯其大罪矣下文所謂小罪勝大罪因意正在此若呂蒙泣斬鄉人

之蓋笠者是也

小罪勝大罪因平ニニヤテハナソソニ

太原劉氏曰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或

曰犯小罪者乃殺之則有小罪者是以制

勝有大罪者亦因而制勝也未知是否

江陰劉氏曰小罪既已即刑則大眾自然

而遠矣

○順天阜財音懾衆利地音右兵是謂五慮音

太原劉氏曰順天之時阜民之財說衆之

心利地之險右兵之用此謂之五慮也

江陰劉氏曰順天奉時而不違也阜財因

糧於敵也懾衆勸衆心而樂從也利地

守其地之險阻也右兵弓矢禦音艾音矛守

戈戰助是也

順天奉時音

太原劉氏曰順天者奉天之時也所謂陰

陽寒暑以時制之也

阜財因敵音

太原劉氏曰阜財者因糧於敵也所謂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菑芋一石當吾二十

石也

ハシメテ懾衆勉若

太原劉氏曰懾衆者勉而順之也所謂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ハシメテ利地守隘險阻

太原劉氏曰利地者守吾國之狹隘險難

阻絕之地也所謂路狹道險者山大塞十

夫所守千夫不過是也

ハシメテ右兵弓矢禦矢矛守戈戟助

太原劉氏曰右兵者長知相助而為用也

左傳曰天子之吾亦右之右是助也弓右

矢殺人於百步之外可以禦敵矢矛長兵

也可用以守矢攢竹八觚音沽長一丈二尺

矛鈎也長二丈戈戟亦長兵也可以助守

者戈平頭戟也長六尺四寸廣二寸戟小

枝向上者也。長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又曰：矛謂夷矛，首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首矛長二丈。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太原劉氏曰：五兵，弓矢戈戟也。五兵五當者，長以防衛，其短以救護其長。即上文右兵之義，使吾軍更迭而戰，則可久。使吾兵皆出與戰，則力強。迭戰者，吳為三

軍迭出以疲楚是也。皆戰者，趙盾使三軍皆出與秦戰是也。江陰劉氏曰：長兵，弓矢是也。短兵，戈戟是也。凡用五兵，必須各用其當。弓矢以為戈戟之禦，戈戟以爲弓矢之救。故分番而戰，則力歸而長久。同力而戰，則勢勇而兵強。

見物與伴是謂兩之

太原劉氏曰：或曰：當支傳寫之誤耳。作言見一物則思與伴是謂兩相支持之道。



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見敵有此物相  
攻，吾亦有此物相對，是謂各有其器也。若  
敵人用長兵，吾豈可用戈戟短兵？敵人用  
輕騎，吾豈可用重車？此見物與倂之意也。  
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  
牛車兵佚飽，力也。

太原劉氏曰：為主者當固守其衆，勉而順  
之，視敵之虛實而奉勳。主者，主客之主也。  
將帥之心固是心也，衆人之心亦是心也。

言上下要同一心也。馬所以戰，牛所以載，  
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佚，閑佚也。飽，充飽也。  
凡此皆欲齊其力也。江陰劉氏曰：主將  
雖能勉勵其衆，尤當相敵虛實強弱而後  
舉，何謂乎？將心，心也。衆心，心也。蓋言主將  
同乎士卒之心，士卒亦同乎主將之心也。  
馬牛車兵佚飽，言能使其安佚且飽，不使  
勞而饑之，所以得其力也。

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也。

太原劉氏曰民惟當豫先教之不教而戰  
是棄民也與敵戰惟節量之所謂其節短  
是也將軍譬如人之身也百人為卒譬如  
人之四肢也五人為伍譬如人之指拇也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也 江陰劉氏  
曰用兵之道教當為先戰當有節百人為  
卒五人為伍譬如一陣之中將軍身也士  
卒肢也軍伍指拇也身動則肢隨肢隨則  
指拇皆至矣此所以謂之有節也

○凡戰權也斗也鬪勇也斗也陳巧也三十一

太原劉氏曰凡戰者權變之道也鬪者勇  
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江陰劉氏  
曰凡戰下缺文當作氣作其氣則可以戰  
善鬪者以其有勇也陳始於丘井之法八  
陣六花皆本於此觀乎李靖所謂陣間容  
陣其巧固可見矣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  
是

太原劉氏曰用其人之所欲用者行其人  
之所能行者者廢其不欲用不能行於敵  
國則及此道謂敵所不欲吾則用之敵所不  
能吾則行之敵所欲所能吾則廢之江  
陰劉氏曰吾之所欲者則必取而用之若  
木夫種之有七策越王擇而用之之類是  
也吾之所能者則竭力而用之若水戰南  
人所長而周瑜後黃蓋之計以焚赤壁之  
兵是也吾之所不欲者則廢而不用若崔

浩不欲南伐乃陳天時不利五者之類是  
也吾之所不能者則廢而不行若李光弼  
以野戰不若史思明而不與戰之類是也  
敵不欲者使敵用之敵不能者使敵行之  
若秦間於趙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之  
子趙括將耳凡若此類使與我相反則吾  
兵可勝矣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

太原劉氏曰凡與敵人戰有天有財有善

三者不可闕也。江陰劉氏曰：註見下文。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太原劉氏曰：時日不遷，謂遇當戰之時，當戰之日，不可遷移，務在必戰，龜勝者占而得勝，非也。微行者，微妙於行事也。此所謂有天。江陰劉氏曰：凡行師振旅，時日既定，無風雨怪異間阻，不至廢遷，而龜之勝，非隱然而見，是謂得天時者也。

衆皆有因，生美是謂有財。

太原劉氏曰：衆人有方，可謂之有因，而生美，此所謂有財。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即此義也。江陰劉氏曰：吾之財力既有，乃復得之於敵國，因生義餘，此所以謂之有財也。

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

太原劉氏曰：人習戰陳之利，盡物利以備之，此所謂有善。江陰劉氏曰：軍旅之中，人皆習於戰陳之利，又能極推事物之理。

以為豫立之計。若傳永知南人好夜斫營。豫置火上流以誤之。又若韋孝寬堅守玉壁。外盡攻擊。內應無窮。是也。此所以有應變之善也。

人勉及任是謂樂人

太原劉氏曰。人相勉及於任使。是謂樂於

戰陳之人。即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之義。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率。是

謂行豫

太原劉氏曰。大軍用固其陣。多力用煩其

陣。堪物能簡治。見物能應率。此所謂行豫

之道。江陰劉氏曰。軍勢大者。必當以堅

固持重為本。不可輕躁率易。兵力多者。必

當廣施教令。明定分數。上暇而間。人教而

習。所以治眾如治寡。多而益善也。堪者

能也。任也。簡者。要也。大也。物事也。卒。急變

也。為將而能任其大事。則其戎政至簡而

且治矣。所謂見物應率者。言其事至物來。

而能臨機應變也。若此者，皆由教之有自行之有素也。

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

太原劉氏曰：輕車，馳車也；輕徒，步兵也。有車有徒，又以弓矢堅固禦守，此所謂大軍。江陰劉氏曰：車輕則堅，步輕則勇，復以弓矢禦於前，敵不敢犯，故謂之大軍也。

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

太原劉氏曰：密者，戰欲密也；靜者，兵無譁

也。多內力者，士氣內有餘也。此所謂固守其陳。江陰劉氏曰：凡陳有嚴密安靜之勢，內必多強壯驍雄之力，是謂堅固之陣。而敵不敢犯。李光弼望史思明之衆言：賊鋒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為虞，正謂此耳。因是進退，是為多力。

太原劉氏曰：因是固陳之法，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此所謂多力。江陰劉氏曰：因固陳之理，而得進退之法，此所以謂之多力。

也  
上暇人教是謂煩陳

太原劉氏曰上間暇而人教習此所謂煩陣煩陣者煩煩於陣謂教而又教使之熟也江陰劉氏曰上得間暇人習其教所以謂之煩正之陳也

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太原劉氏曰然有職主之人此所謂堪物堪物者堪為職主其物之人也因是辨別

衆物此所謂簡治簡治者簡選治才也

江陰劉氏曰辨判也別也此承上文上暇教而言也夫一陳之內部位統帥各有所職而秩然不亂則所職之事因是而明辨矣謂之簡向且治不亦宜乎

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

太原劉氏曰稱量兵衆因其地之廣狹而用之因敵人之虛實強弱令陳以待之可

攻則攻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進則進可  
退則退可止則止前後有序而不亂車徒  
相因而不絕此所謂戰參戰參者臨戰參  
詳而不忽也江陰劉氏曰稱銓也欲稱  
其兵之衆寡必因其地之廣狹此即孫子  
所謂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  
勝是也李德裕料陝州無十五里光明長  
甲蓋出乎此兵家之術不出乎一因  
孫子有言曰因形而制權因形而措勝於

衆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而取勝者謂之  
神又曰行火必有因因間者因其鄉人而  
用之觀乎古之名將之用兵孰不由於因  
敵之令陳而取勝乎故龍且不夾灑水而  
陳則韓信不能囊沙壅水以斬之史思明  
不嚴余李日越必擒光弼則光弼不能還  
壘而降二將也今日因敵之令陣然後以  
為攻戰守之計若出一揆參參伍也夫兵  
之一進一退一止必用前後相序車徒相



續不可散漫錯亂以失統律此所謂戰陣  
參伍之法也其詳見李靖論伍法之要  
不服不信不和トク急疑トク歇トク枝トク拄トク詘トク煩トク肆トク崩トク緩トク  
是謂戰患トク

太原劉氏曰不服者下不心服也不信者  
衆不聽信也不和者民不協和也急者不  
致謹也疑者有所惑也歇者棄絕之也慢  
者畏懼也枝拄者言意不相順從也詘者  
詰詘而不伸也煩者擾亂也肆者放肆也

崩者崩墜也緩者縱弛也此所謂戰患戰  
患者為戰之害也江陰劉氏曰急疑上  
急而下疑也歇損也伏也慢懼也退伏而  
畏懼也枝收也拄撐拄也謂傍生邪議而  
沮壞事機也詘通作屈頓壞也挫也言屈  
辱而頓挫也肆恣也崩潰也緩遲誤也恣  
肆崩潰寬緩而無紀律也此皆臨陣取敗  
之患也

驕リ驕リ慢リ慢リ吟リ嘖リ虞リ懼リ事リ悔リ是リ謂リ毀リ折リ  
十ヶ年

太原劉氏曰：驕驕者，驕而又驕，驕之甚也。將驕者，敗。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是也。悞者，畏而又畏，畏之甚也。畏敵者，敗。符登壽春見八公山車木，皆為晉兵，有懼色，是也。吟嘯者，軍有呻吟喧嘩之聲，虞懼者，人有憂虞恐懼之色，事悔者，作事後輒悔，此所謂毀折毀折者，敗毀而傷折也。江陰劉氏曰：驕驕者，謂將驕而兵亦驕，憤也。悞悞者，謂將無謀，懼懼而兵亦畏縮也。吟嘯

也，嘯嗟怨之聲也。虞慮也，虞懼防慮太過也。向反憂懼也，事悔事已誤而後追悔也。此數者，乃自毀傷折損之禍也。

大小三三三三三三堅柔三三三三三三參伍三三三三三三衆寡三三三三三三凡兩三三三三三三是謂戰權。

太原劉氏曰：大小者，能大能小也。堅者，剛也。剛柔者，有剛有柔也。參伍者，或參而三之，或伍而五之，言變化不一也。衆寡者，用衆用寡，因其敵之強弱虛實，地之險易廣狹也。凡事必兩件對待，此所謂戰鬪權變。

之道也。江陰劉氏曰：堅柔謂車堅馬良也。參伍易參伍以變，三相參為參，五相伍為伍，兩用禮五伍為兩，亦軍伍錯綜之數也。上文既言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以為戰參之法矣。此言大小堅柔參伍衆寡，有蓋以明其車堅馬良，各適其用，隊伍精明，不失其列也。戰權戰陣之機權也。

○凡戰間遠觀通因時因財貴信惠疑。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欲戰，間其遠而觀其

通間者，間使也。間遠如韓信用間使，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也。觀通如見鳥起而知其處，獸驚而知其覆是也。因時者，因天之時，如董蓋因東南風急而禁曹操舟是也。因財者，因敵之財，如劉裕踰大峴山見南燕禾穀成熟，在野而喜是也。貴信者，貴信罰必也。惡疑者，禁祥去疑也。

江陰劉氏曰：間游偵音稱也，即今之細作也。間遠使人覘敵之虛實於遠也。觀通使人

察敵之動靜於近也。因時因得天時也。因財得敵人之財也。貴信貴其有信於衆而成功也。惡疑惡其使衆疑惑而敗事也。所謂因時者若崔浩議擊蠕蠕音軟之類是也。  
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

太原劉氏曰：振作兵士之氣當喻以義則士氣自信，作事當乘其貴則易成，使人當用其惠，用其惠則人感而心服，見敵人當

以靜待之，靜則敵難為之備，見亂則暇以待之。如亞夫時，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杜，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故以亂驚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及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是也。見有危難而無忘其衆，如張遼在合肥，與孫權戰，被圍，遼急擊圍，聞將

麾下數十人。得出。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  
遠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是也。江陰劉氏  
曰。古者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用兵者必  
先明其大義。在我不得。不行。至於天時。又  
當奉承。而不敢違。所謂作兵義。而作事時  
也。所以使人喜見敵。衆靜見敵。亂暇見敵。  
危雖臨於難。而猶不棄其衆也。又曰。作者  
興也。興兵主義。興事順時也。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又上果以敏。

太原劉氏曰。居國中當惠以信。惠能懷衆。  
信能任民。在軍中當廣以武。廣能容人。武  
能威敵。在兵刃上當果以敏。果能決戰。敏  
能制勝。刃謂以兵刃相接也。江陰劉氏  
曰。刃上猶言兵交之際也。敏捷也。為將之  
道。居國之中。則當以信服衆。在軍陣間。則  
當廣以威武。兵交之際。則當果敏敏捷。

居國和在軍法。又上察。

太原劉氏曰。在國要和。和則上下相安。在

軍要法。法則大小齊一。乃上要察。察者見之明也。察則遇敵莫當。江陰劉氏曰。既能立其信義。則居國而能和。兵既能殲其威武。則在軍而有法矣。既能致其勇敢。則兵交而見功矣。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乃上見信。

太原劉氏曰。居國要見和好。和好上下之情不乖。在軍要見方向。軍向義則大小之心相順。乃上要見信實。信實則罰當罪而

不濫。江陰劉氏曰。方向慕也。居國而和。則人見愛矣。在軍有法。則人見向矣。交兵知勇。則人見信矣。

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太原劉氏曰。凡布陣行列。惟疏。疏則便擊。戰鬪惟密。密則力齊。兵器惟雜。雜則難犯。江陰劉氏曰。凡陣行。則當疏。交戰則當密。五兵相用。則當雜。蓋陣疏則不乱。戰密則力齊。兵雜則有功。

人教厚静乃治威利章

太原劉氏曰人教以敦厚静專乃底於治  
威令則利在章顯也

江陰劉氏曰言軍

旅衆多而教令忠厚所以静而治也以威

利章連下文思謂此句屬凡陳一節言

軍士既教以厚重静密然後乃治理威令

而宣示以條章也未審然否

相守義則人勉  
太原劉氏曰上下相守以義則人人自勉

江陰劉氏曰威武功利而有章上下相

守向有義則人自相勸勉矣又曰章條章

也義信義也

慮多成則人服

太原劉氏曰謀慮之事多所成就則人人

自服江陰劉氏曰凡出謀發慮事事有

成則人自悅服

時中服厥次治

太原劉氏曰時人中心悅服其帝次皆治

中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江陰劉氏曰：義理欠明，未敢強解。愚謂時是也。於是人中心悅而誠服，其次者亦皆革面而順治矣。未審然否。

物既章，目乃明。

太原劉氏曰：物色既章，頭衆目乃明。著物色者，乃旗幟幡麾之類，所以威人之目也。江陰劉氏曰：軍中旗幟皆物色，旗鼓乃軍中之耳目。今日目乃明，蓋取其物色有

章，而視見明白也。

慮既定，心乃強。

太原劉氏曰：謀慮既定，則衆心乃強盛矣。江陰劉氏曰：為主將者，計慮勝負已定，而不為邪議所惑，則心有所主，而能自強。無畏矣。若周瑜所謂請得精兵五萬人，往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之類，是也。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太原劉氏曰。或進或退。無所疑慮之定也。若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誑其若。上下疑有闕文。江陰劉氏曰。凡為偏將者。率其所部。輕進輕退。而遂不疑。見乎敵人。而又無謀。故犯軍令。以致敗績。宜即誅之。然當明正其無謀無慮之罪。不可易其姓名也。無變其旗者。蓋人當易。而旗幟方色。不可換也。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

祥

太原劉氏曰。凡事從於善則長久。因依古道則行之。誓告衆士。振作人心。章章明白。則人力乃強。又當滅息厲祥之事。滅厲祥。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是也。江陰劉氏曰。誓誓書也。章。誥章也。即湯武之誓誥也。厲。災異也。祥。祥瑞也。凡為事從善者。其理必長。若欲遵古。則當依誓書而作誥章。蓋誓誥之言。無不盡善。故當遵而行之。此所

以王者無敵而吾之兵衆乃強也。然作誓  
誥猶當盡滅灾異祥瑞恐惑人之視聽。即  
強子所謂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是也。昔  
漢高祖正宜因古作誓奈何兵孤勢弱懼  
楚偷安又無伊呂之臣所以不敢明立誓  
誥但與秦民約法三章觀乎大风之歌安  
得壯士兮守四方則其始終不足以純湯  
武之志可見矣。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

一曰天下之形人莫不說上平言六是認兼用其人

太原劉氏曰滅厲之道一曰制之以義使  
各得其宜被之以信使皆知所守臨之以  
強使敵莫能禦前曰滅厲祥此止曰滅厲  
無祥字恐遺之也。成王者之基業混一天  
下之形使人皆心喜悅此所謂兼用其義  
也。江陰劉氏曰滅灾之道以義為主義  
孚於人則灾異自彌所謂妖不勝德也。唐  
李孝恭言盃酒變血賊授首之兆即此意

也。今而明此大義，蒙之以大信，臨之以強，勇成立，國家之基，以一天下之勢，則人孰不喜悅，所謂兼用天下之人也。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句有紅字標記）  
太原劉氏曰：一曰：行之以權，成其所滿，盈者奪其所好，愛者我軍自其外，攻之間，使自其內，應之，成其溢者驕之也，奪其好者，孫子所謂先奪其所愛者是也。  
江陰劉氏曰：兵家權術，始甚於此。然遇世之安史

之凶，不得不如是也。成其溢者，使敵人窮倉極欲，沉湎酒色，大興土木，淫刑不道，廢弛忠鯁，信任茲回，大失人心，人神共怒，是也。奪其好者，結其英雄，收其游士，釋其囚禁，截其糧道，據其要害，取其兵馬，絕其救援，分其兵勢，是也。權謀已行，則吾可乘其弊於外，而其衆自亂於內矣。愚謂此陳希山所謂穰直之所知者，而謂先王為之，平是也。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太原劉氏曰初一日任用賢人次二曰正以率下次三曰備為辭命次四曰盡其巧次五曰慎火攻之法次六曰脩水攻之利次七曰治兵有法此所謂國之七政也  
江陰劉氏曰人智勇謀畧之人也即木公所謂行師當用七十二人是也正天下之正道也辭辭命也軍國之間以辭命為

主辭敬而正則可以服敵辭失而卑適足其以致釁若呂相之純秦趙客之使魏是也巧巧於應變也火即張子所謂五次是也水即韓信之背水壅水是也兵即上文五兵是也此所謂兵家之七政也

榮利恥死是謂四守

太原劉氏曰榮寵渥也利貨財也二者人之所欲恥羞辱也死刑戮也二者人之所惡榮利所以賞善恥死所以罰惡此所謂

國之四守也。江陰劉氏曰：榮，爵祿也。利，  
恩賞也。耻，窘辱也。死，刑罰也。義，爵不可濫  
予，恩不可濫施，士不可輕辱，刑不可妄殺。  
此四者，誠主將之大權，宜謹守而用之。故  
謂之四守也。爵賞固不可濫，然漢高取非  
己有而與人，則不可拘於此矣。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

太原劉氏曰：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勸善，  
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不過更

改志意而為之。凡此皆厲祥之道也。江  
陰劉氏曰：容色，喜色也。積威，怒意也。喜而  
賞，則假之以喜色；怒而罰，則震之以威嚴。  
賞罰既行，人已信服，即當改變其意，以待  
其下，不可喜而不已，怒而不解也。

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  
太原劉氏曰：唯仁者有所親，所謂民罔常  
懷，懷於有仁是也。若空有仁心而不實之  
以信，反敗其身，所謂民無信不立是也。

江陰劉氏曰此因上文而言凡行此道唯  
有仁心者則民見親然有仁心而無信義  
則為假仁之人而反喪其身矣若項王見  
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涕泣分飲食有功  
當封爵者即剗弊忍不能予是也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太原劉氏曰人人者任人而選其所當任  
之人也正正者正其所當正者也辭辭者  
修辭命以責人言其所當言者也如齊桓

責楚以苞茅不入王祭不共而楚人請盟  
是也火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輕用焚滅  
以傷人害物也按上文有七政此重言其  
四而不言巧水兵者未審何意疑脫之也

江陰劉氏曰註見前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  
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  
命之是謂戰法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既振作其士衆之

氣因開發其刑賞之政假借之以顏色引  
導之以言辭因其心懼而戒飾之因其所  
欲而往使之蹈敵人之境制敵人之地各  
以職事命之此謂戰法也  
江陰劉氏曰  
凡戰之道既鼓三軍之勇氣然後以發其  
政令政令既嚴又必假之以顏色道之以  
言辭人心畏懼則因其畏懼而戒以敬謹  
人心欲戰則因其欲戰而使之奮勇入敵  
所制之地又當分以職命若為奇兵者則

當間道啗救為正兵者則當分布營陣為  
餽餉者則當力通糧道使各就其職罔敢  
違令此進戰之法也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為行必善行之

太原劉氏曰凡人智勇貪愚之形必自衆  
人中求之試之以為行若為與行相稱則  
謂之君子又必擇其善而行之可也  
江陰劉氏曰凡人之容貌可於衆人之中求  
之然當試以名實節行務見其善必使行

之又曰擇人任將聖人所難苟不試以名  
行而輕信委任則豈不至於覆軍敗衆而  
誤國家之大事哉是故恃勇者無謀輕躁  
者無知矜己者無識傲物者志驕嫉賢者  
性姦妬才者心險不若者無君好殺者無  
德貪財背義好色亂倫嗜酒者誤事士之  
名行有一於此豈可任乎必也清廉寡欲  
下士親賢孝敬寬仁好謀尚義明足以破  
姦智足以決勝讒不能入利不能動剛不

好殺柔不受侮忠君之志死生不移士或  
有此一二斯可擇而任用苟能兼此數者  
則可以為大將矣此則試以名行必善行  
之道也

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  
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

太原劉氏曰若令之行而不能行必身先  
以將之若令之行而能行因使勿忘於心  
三令之乃成章也人生而得義之宜謂之



法此句上下恐有關文誤字 江陰劉氏  
曰若所行果有不善則吾仍自將之不使  
其獨將若行而果善因使勿忘其善如此  
者三則可成文而成事矣此乃人生之宜  
取士之法也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  
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太原劉氏曰治亂之道初一日仁仁者愛  
之理也次二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次三

曰直直者不偏曲也次四曰一一者誠實  
而無忘也次五曰義義者事之宜也次六  
曰變變者權變也次七曰專專者專一也  
江陰劉氏曰仁即上文之仁信即上文  
之信直事理之宜也一三軍一人之一也  
義亦上文之義也變權變也專即下文所  
謂使法在己曰專之專也此七者誠治亂  
之大道也

○立法一曰愛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

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

太原劉氏曰初一日受受者能容物也次  
二曰法法者明法令也次三曰立立者執  
立而不能搖奪也次四曰疾疾者機事欲  
疾也次五曰御其服制其戎戰之服也次  
六曰等其色旗幟衣服之色各有等色也  
次七曰百官宜無淫亂之服也江陰劉  
氏曰受者受君命也即木公所謂卜吉日  
以受斧鉞也二曰法者軍法也即下文與

下畏法之法也三曰立者立其計也四曰  
疾者即黃石所謂攻敵疾則備不及設也  
五曰御其服者整其戎服也六曰等其色  
者戎衣既整必當齊其色也七曰百官宜  
無淫服者軍中之服宜與衆相同不可衣  
異色之服以亂軍號也

○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

太原劉氏曰凡軍旅之中使法令出已謂  
之專一上與下皆懼法方可謂之法也

江陰劉氏曰法在於己則不爲人所擾與  
下畏法則法自重而人不敢輕玩法在己  
者即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是也  
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太原劉氏曰軍中無小聽則戰無小利言  
聽之大而戰之利亦大也謀慮所成而行  
之以微妙此謂之道 江陰劉氏曰善用  
兵者形人而我無形故善守者藏於九地  
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凡張虛聲而

示我者皆詐也豈可因其輕報而聽信哉  
昔李德裕不信有十五里光明長甲正爲  
乎此戰無小利者假如敵有十萬之衆而  
以千人誘我雖可以勝而後有大敵在後  
豈可貪其小利而輕戰哉若陸遜不擊吳  
班司馬懿不取小利以驚之是也日成行  
微曰道疑有誤文日成宜作日戒猶言毋  
小聽毋小戰日戒其衆而行其至微之策  
故謂之道未識是否智者詳之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  
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  
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凡戰若正不可行則專其事  
下不服則申之以法令人不相信則示以  
誠實一者誠也或曰一其號令也號令一  
則人相信也衆若怠惰則動作之而使之  
不怠惰衆若疑懼則變更之而使之不疑  
若人不信在上之人則令行不可反復書

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是也凡此皆自古之  
政也 江陰劉氏曰凡進戰之道正計不  
行而為邪謀所沮則當用權以專之其下  
有不服則當用法以治之人或不親信則  
當立信以一之又處而怠惰則當遷動之  
衆心有所疑則當變更之處治若此而人  
不復信上則前法不可再行矣此自古兵  
家之政也又曰此專字與上文專字不同  
蓋上文之專法在於已故能行其軍令此

則爲人所擾正不能行故當以己意斷之  
若曹操既得荊州將順江東下張昭等勸  
於孫權曰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  
迎之魯肅周瑜以爲不可勸進兵擊之權  
因拔刀斫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當迎操  
者與此案同遂大破操兵於赤壁此則所  
謂正不行則事專之一略也

司馬法集解卷之中

司馬法集解卷下

嚴位第四

太原劉氏曰嚴位者嚴整其位也以  
首有位欲嚴三字故以嚴位名篇篇  
內亦多闕文誤字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窳音桃氣欲閑  
心欲一

太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卒伍之位欲嚴  
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旅之政欲嚴栗嚴

粟則下不敢犯。衆人之欲輕窳，輕窳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閑習則氣盛。上下之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江陰劉氏曰：位欲嚴，言其任重而爵位當尊嚴也。政欲栗，言其所執之政至大，而人皆畏慄也。力欲窳，言其能養戰士，以力深厚也。氣欲閑言，其能撫循士卒，而士氣安閑也。心欲一言，其上下同欲，三軍之心同一心也。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ヒトシラシ

名實

太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等道義之人，等者，任之有等級也。立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縱橫之方，察名與實相稱與否也。江陰劉氏曰：等齊也，比也。道義忠信是也。忠忠於君，信信於衆也。戰陳之間，不過此二者而已。人固有高下大小，忠信道義則無異也。故當齊之如一，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大衆相聚，故當立其卒伍以辨之。卒伍

既立又當定其行列以布之。正東西縱橫之道以約之。若尉繚子所謂百有二十步立一有柱是也。名實猶言才名行實也。人固有名過其實者。譬如李無材勇而任材勇之力。李無智謀而居智謀之位。正若李元平為將敢發大言。後果為李希烈所擒。此所以當察其實而用之也。一說等齊一也。道即聖人治平之正道。義即人臣忠孝之大義。古之用兵必以道義為本。故以有

道伐無道以大義誅不義得之者王失之者亡。此先王之戎政也。今言等道義者蓋欲使三軍齊一也。人人皆知此理而不敢違背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相次為行相並為列東西曰縱南北曰橫皆布列營陣之法也。名實才名行實也。人固有虛名而無實者有泥古法而不知機變者有恃武勇而無謀略者有矜己能而不納人言者。此所以士無全才必當察其名實而用之。

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  
不畏通者勿視之則不散

太原劉氏曰立而進者當俯其身坐而進  
者當跪其足有畏則密其陳而待之見危  
則坐而候之坐蹲坐也蹲坐則易奮起也  
遠者視之則不畏通者勿視則不散此二  
句疑有誤字不敢強解江陰劉氏曰俯  
低首也坐亦跪也凡與敵交戰立而進者  
則低首而不仰視坐而進者則坐下而待

敵至低首而進則遠視敵人而不畏坐而  
相則近視敵人而不散此明御衆進戰待  
之法也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速徒甲等以  
輕重振馬噪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勝  
行而寬拉高之

太原劉氏曰凡卒伍之坐使在下之人分  
左分右孫子教女兵分左右隊是也又使  
在下之人皆披甲而坐若春秋左氏傳裏



粉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行。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凡卒伍之位，逮徒步者皆甲，然後籌以輕重之權，振起騎兵，使步之甲者皆譟呼之，陳而待之。跪而坐，坐而伏，勝行則寬，以誓言之。寬謂不狹迫，此節亦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疑有闕文，未詳其義。或曰：坐伏則勝者，蓋兵無伏不勝，兵之所伏必當坐而潛藏，深秘其形，不可輕動，待敵入吾伏中，然後

應號而起，不可纔見其兵遽然奮擊，以致驚亂。此其所以行而寬誓之也。一說：伏待敵人，既受吾制，固當大呼鼓譟而進，然或敵人預知我謀設計而進，則不可窮兵深入，恐反受其制也。敵或已入吾伏，而輜重器械未曾委棄，其衆所處又得高阜之地，必欲與我死戰，又當緩之，俟其釋解兵甲，乞降將散，然後因勢取勝。苟不顧利害，大肆兵威，奮勇而進，天道好生惡殺，未必無

反敗之道此所以用鐸止之也

テサハユエ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テ

太原劉氏曰噪呼而起鼓之而進欲住則

以鐸止之江陰劉氏曰三軍起行謹譟

聞鼓而進不止者則以鐸止之

フクミ御枚誓糗膝行而推之テホシヒニ

太原劉氏曰枚如著御於口結項中以止

語也謂夜欲襲敵則御枚而誓糗乾粉也

若食糗粉則令小坐膝行而推之此句上

下亦有闕文江陰劉氏曰誓糗誓裹乾

粉糧糗蓐食也

トク執戮コト禁顧譟テ以先之サキス

太原劉氏曰執戮敵人禁勿回顧當譟呼

以先之江陰劉氏曰執戮殺退陣怯執

戰之人禁顧禁約內顧沮衆之士然當以

身先士卒則能執戮禁顧矣又曰身先士

卒在偏裨前鋒之將則可若居主將之位

而以身先之萬一事有蹉跌則中營旌鼓

委之於何人。要在不言飢渴與之安與之危可也。

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

太原劉氏曰所執之人若畏懼太甚則勿戮殺示之以顏色寬之也告之以所生之道治之也循省其所守之職任之也。江陰劉氏曰若三軍畏懼太甚將有崩潰之勢則當收令勿殺示之以和顏悅色告以

所生之理使循省其職勿用驚怖

○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

太原劉氏曰凡行三軍一人之戒不過分日一人之禁不過一息不可以分食此句上下亦有闕文敵方疑惑之時則可用師而服之。江陰劉氏曰凡三軍交戰其戒不過嚴於分令之日今已決戰而其禁令行之不息則軍士驚惶亦不暇分食矣。

○凡戰以力以氣勝以固以危勝本心固  
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以力持以氣制  
勝力者佚飽是也氣者朝氣銳一鼓作氣  
是也兵以固則能以危則能勝固者下  
文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是也危  
者上文噪鼓而進孫子所謂其勢險其節  
短是也能守人之本心則固能振作兵之  
新氣則勝士衆以甲冑爲固軍旅以兵刃

制勝 江陰劉氏曰何謂力凡糧運充積  
車馬堅良士卒衆多兵器鋒利皆力也何  
謂固主將有謀堅思持重師行有紀士卒  
用命兵不浪戰利不小爭皆固也用兵以  
強力爲本然非養其銳氣鼓其怒氣則不  
能以取勝若平勇日休士洗沐善飲食撫  
循之章孝寬不顧其姪士卒感勵皆有死  
難之心之類是也何謂危戰陳以固堅爲  
主然非出於危道從於危策則亦不能以

取勝若韓信之背水陣鄧艾之緣崖魚貫而進李愬之雪夜入蔡州之類是也與敵相持誠以本心密靜為固然亦當以新氣為勝新氣者閉營以養士氣若王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是也衣甲堅厚者則可以固身刀兵鋒利者則可以取勝此皆進戰之法也又曰氣何以曰新蓋作之則新不作則餒矣又曰作氣之法有二有銳氣有奮氣銳氣出於休養之間奮氣生感激於

之際故世平之將必以銳氣而成功離亂之臣必以奮忠而濟難此士氣之所以分忠勇之所以立而為將者不可以不知也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太原劉氏曰凡車以密則固密者陳不欲踈也徒以能坐則固坐小坐也小坐則有勃然騰躍之勢如鳥之將擊必斂其翅獸之將搏必伏其身故徒以能坐為固也甲以重為固重者堅重也兵以輕制勝輕者

便利也。江陰劉氏曰：車，古者之兵車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戰則以此車居先，古可用而今不可用，所可用者，惟晉馬隆之偏箱車、唐馬燧之撥音尊音輓音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後之戰車，惟此可用。故周禮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徒步卒也，坐即危，則坐之坐，甲鎧甲也，兵弓矢戈矛戈戟也，重堅厚也，輕鋒利也，蓋車密則難犯，徒坐則不敵，甲厚則心安，兵

輕則鋒利也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

太原劉氏曰：人有制勝之心，惟視敵之虛實，如何敵虛勝可為也；人有畏懼之心，惟視其畏之如何，若畏將甚於敵者，勝畏敵甚於將者，敗。勝心與畏心，兩心交定，則兩利若一矣。勝心畏心，凡兩為之心，主惟以權變視也。江陰劉氏曰：人有取勝之心，

則一心求戰而惟敵是視矣。人有畏敵之心，則一心懼敵，亦有懼是視矣。兩心交定者，言彼此之心各有所算，而兩相交定也。兩利若一，言彼之利在何處，我之亦在利何處，使彼此之利明見如一，而不可失也。兩為之職，言彼何人可以當吾某將，何人不足以當吾某將，使彼此相當，皆非吾敵。然後以權謀觀之用，圖進取之計，此即孫子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之意也。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甲兵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太原劉氏曰：輕重二字，不止於一謂。凡與人戰，以輕兵行輕地，則危殆而不安；入人之地，所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止；輕兵行輕地，所以危；以重兵行重地，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重地則掠重兵行重地，所以無功也。以輕兵行重地，則

致敗如龐涓棄其步兵率輕銳倍日併行  
深入重地敗於馬陵是也以重兵行輕地  
則務戰如司馬宣王伐遼東公孫文懿阻  
水相拒宣王領兵直趨襄平懿出兵邀之  
宣王三戰三捷是也故戰道須要相為輕  
重可也舍止要謹兵甲謹兵甲防敵人之  
襲也軍行要慎行列慎行列慮敵之遇也  
與人戰要謹進止謹進止恐敵之乘也兵  
甲不謹被敵襲之則無所禦行列不慎卒

遇敵人必至於亂進止不謹敵來乘我必  
至於敗江陰劉氏曰凡步騎不兼兵器  
不利資糧不多謀策不長倍道兼行越險  
而進輕信請和皆謂輕也以輕行輕者若  
李陵恃荆楚劍客之勇而橫行沙漠之類  
是也將出畸數兵出市民固壘重營糧車  
塞路遲疑而緩卜吉而行矜尚虛名泥習  
車戰頓兵救患千里襲人皆所謂重也以  
重行重者若先王連營六十里秦符堅竭



國遠征之類是也。以輕行重者當以重兵  
進取，乃以輕兵挑之。此所以力不能敵而  
取敗也。以重行輕者當以輕兵而入，乃以  
重兵取之。此所以猝相遇敵人而受戰也。  
故善戰者動則相為輕重，居則謹其甲兵。  
行則慎其行列，戰則謹其進止。此所以無  
輕重之失也。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  
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能敬其事則心慊，  
慊快足也。能以身率下則衆心服，在上者  
令煩則人輕，在上者令暇則人重。奏鼓欲  
其輕也，奏奔奏也，輕疾速也，鼓輕則人趨，  
戰舒鼓欲其重也，舒緩徐也，重遲重也。鼓  
重則進止易，膚淺也，服色淺薄則人輕，服  
色鮮美則人重。江陰劉氏曰：慊，愜也，快  
也，率，率先也。言主將凡事以敬為主，則能  
快愜衆心。凡事率先而行，則能使人悅服。

主將威令過於頻煩亦謂之輕若諸葛亮  
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是也主將威令過  
於閑暇則謂之重若李廣舍止不擊刀斗  
幕府省文書是也奏疾也急也舒緩也徐  
也凡兵以鼓進鼓聲太急則失之於輕太  
舒緩則失之於重服戎服也膚如肌膚之  
淺薄也凡戎服之製淺薄則失之於輕戎  
服之製華美則失之於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太原劉氏曰凡馬車堅壯甲兵犀利輕兵  
乃可以行重地也江陰劉氏曰凡車馬  
堅良甲兵鋒利所謂輕重得宜也  
上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上不勝  
太原劉氏曰上指主將而言也同阿比也  
專擅也生期必於生全而不致死也死期  
必於致死而不愛死也將有阿比之私必  
不公故不得衆人之心將自專擅必不受  
諫故在下之人多得罪而死將期必於生

全則不能果敢於戰故多疑惑之心將期  
必於死是勇而無謀者故不能勝敵孫子  
曰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即此義也 江陰  
劉氏曰主將謀略與衆雷同而無過人之  
智故戰無所獲之利也主將專於己見不  
用人之良策即太公所謂勿以獨見而違  
衆故戰則必敗所以士卒多死也主將無  
死敵之志動必求生所以部下多疑惑也  
主將恃勇無謀惟知死戰所以多不勝也

此即孫子將有五危之意也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太原劉氏曰凡在下之人感惠之心深則  
致死激而怒之則致死畏之以威則致死  
勸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死此所  
謂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也 江陰劉  
氏曰好生而惡死者人之常情也然在上  
者誠能感之以恩撫之以義則人視死如  
歸矣死愛者如吳起吮疽而卒死於敵是

也。死怒者若田單令燕軍剽齊降卒是也。死義者若田橫之壯士死於海上是也。死利者非言玉帛子女蓋爵祿功賞皆是也。此所以能致其死於利也。五死之理惟義近於死正其詳見下文。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輕於死是不變其死也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於正死於正謂將死鼓御

死變百吏死職士衆死行列是也。江陰劉氏曰教法令也道忠義也言進戰之道以法令約束三軍則三軍畏法而有死敵之志若李光弼麾旗者三而諸軍爭奮之類是也以忠義約束將士則將士感激而有死難之心若李晟屯兵渭橋士皆雪泣從命之類是也。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頤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

也斯言信有徵矣

○凡戰ハハシキ若勝ツキ若否ヒナシ若天ニ若人カク

太原劉氏曰若順也凡與人戰順吾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闢順吾士卒未有制勝之氣則守又當順天時順人事則戰無不勝矣江陰劉氏曰此承上文而言凡與敵戰有勝有負勝者得手天得手人也負者失乎天失乎人也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スルコト一卒之警無過分スルコト

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スルコト

太原劉氏曰皆息未詳猶瞬息也未知是  
否凡與人戰三軍誓戒之命無過三日之中一卒警示之言無過半日之內一人禁止之命無過瞬息之間江陰劉氏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者蓋三軍之交戰也一日定戰期二日決勝負三日收衆軍事乃完矣後欲再戰非出旬日明見可勝之利則不可舉矣分日皆息乃一人之事故定

而即止

○凡大善フ用本フ其次用末フ執略フ守微フ本末モ唯權モ戰也モ

太原劉氏曰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本即下文執略守微也其次者用末以制勝末謂斬將擐旗也執持也略謀也執之以深謀守之以微妙此即所謂本也或用本或用末唯以權變此戰道也江陰劉氏曰凡用兵而有文善者蓋用其本故也奉天

時順人事伐叛以仁懷柔以義故不事兵革一舉而天下乃安所謂用其本也其次得人心因地利治亂以兵誅逆以武故力事干戈一戰而天下亦定所謂用其末也本末之道固雖不同然當其方略守其微密以權行之此所謂本末唯權也又曰權時宜也當用本則用本當用末則用末也守微即黃石所謂鮮能守微是也又曰微密當作微弱蓋為國之道強大易為微弱

難守昔越為吳所敗使大夫種行成於吳  
既而反國乃苦身焦思坐卧嘗膽身自耕  
作夫人自織與百姓同其勞苦故二十年  
一舉而遂滅吳漢王既入漢中乃燒棧道  
絕其所過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之意  
後定三秦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趙反書  
遺羽使羽北擊齊趙故不數年而成帝業  
此皆操持方略守其微弱之道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

太原劉氏曰大凡勝三軍之衆者在一人  
之能制勝耳若張遼守合肥與吳戰唐太  
宗征遼東薛仁貴與蓋蘇文戰皆一人制  
勝而後能勝三軍也 江陰劉氏曰凡取  
勝之道三軍之衆舉動若使一人故能戮  
力同心而可以取勝也

○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  
七鼓兼齊

太原劉氏曰凡鼓所以進三軍也而其中  
各有所主焉有鼓之而開合旌旗以進兵  
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騎前衝  
者有鼓之使步前行者有鼓之使整治兵  
器者有鼓之使左顧左右顧右前顧前後  
顧後者有鼓之使坐作進退者此所謂鼓  
首鼓足七鼓若兼齊則大小畢戰三軍皆  
進矣 江陰劉氏曰鼓為三軍取勝之號  
故因各物之用而取其聲音以紀之也其

節備於尉繚牟勒卒令篇

○凡戰既固勿重ソクニユト重進勿盡スゴト凡盡危ソクニユト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行列車馬甲冑既  
固勿用持重若用重兵進戰勿得盡行凡  
重兵盡行則危殆而不安矣 江陰劉氏  
曰凡戰陳既堅固則不可用遲重之兵既  
用遲重之兵則不可輕率而進既已輕率  
而進則不可盡數而入若盡數而不留  
援兵於外則必至於危殆矣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  
又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非陳列行陣之難  
使人可陳為難又非使可陳為難使人可  
用為難言得人而任之則可陳矣猶孫子  
擇人而任勢之說然人又非知之為難能  
行之為難也  
江陰劉氏曰此言陳易而  
用人難知易而力行難耳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

太原劉氏曰凡人每方各有所稟之性此  
性字兼指氣質而言也以氣質而論性則  
九州之人各不同但以教變化之則成美  
俗民之風俗也九州又各異但以道變化  
之則可使之同也此一節蓋言化民成俗  
之義  
江陰劉氏曰有一方之人必有一  
方之性所謂性州異者言其居處飲食言  
語衣服各有不同也一方之人與一州之  
性不同則以一州之法教之而成一州之

俗一州之俗與天下不同則以天下之道  
化之而成天下之俗此所以可陳可用而  
可行也道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通行之  
道是也

凡衆寡既勝勝若否否兵不告利利甲不告堅堅車不

告固固馬不告良良衆不自多多未獲道道

太原劉氏曰凡兵之衆寡既勝與否兵刃  
不告其利甲冑不告其堅車乘不告其固  
馬匹不告其良告者言之於上亦誇伐之

意衆士不自誇其功反是則不得其爲臣  
之道矣此句上下疑有闕文此一節即前  
篇上貴不伐之士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  
不爭之意江陰劉氏曰凡衆寡與敵交  
戰既已勝矣則不必言若有不勝爲主將  
者兵不戒以鋒利甲不戒以堅厚車不戒  
以輕固馬不戒以馴良衆不戒以自多將  
欲復戰愈不得其理矣自多猶言恃其兵  
衆而不知其戒也

○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若使  
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  
勝否勿反是謂正則

太原劉氏曰凡戰若勝則與衆人分善分  
善謂與衆人分功也若將復與人戰則重  
立賞罰若使人戰腕有不勝取過在已復  
戰則誓戒之使居前列無復先任以智術  
或勝或否勿反此道此謂正人之法則  
江陰劉氏曰若戰已勝則與其下各分其

善不可以爲已功若欲再戰更當重其當  
罰恐人恃其前勝而不力也若戰而不勝  
則其責在已不歸於下再戰則當誓其士  
卒以身先之亦不可依前敗之法而行凡  
依前言而戰或勝或負勿相反其道此謂  
之正法也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闢以信專  
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  
堪天勇也堪以信也

太原劉氏曰凡民以仁愛救其危難以義  
激之使戰以智斷決其是非以勇率之使  
鬪以信專一其心以利勸其勤惰以功較  
其所勝故上之心中乎仁而行中乎義也  
堪別物之是非者智也堪任大事者勇也  
堪與衆持久而者信也 江陰劉氏曰凡居  
上而弔其民也以仁救其患以義戰其國  
以智決其勝以勇鬪其力以信一其心以  
利勸其志以功勝其敵故民之心合於仁

士之行合於義矣堪任也能也物事也言  
為將而能任其大事者以其有智也能克  
其大敵者以其有勇也能與衆持久而者以  
其有信也

讓以和人以洽テ自予テ以不循爭賢テ以為人說ニ  
其心効其力テ予テ一作子ニ

太原劉氏曰相讓以和則人心自洽予猶  
許也不循不順於理謂事有不順於理上  
之人自歸於己則下之人皆爭相賢以有

為而人乃說其心効其力矣。江陰劉氏  
曰此承上文而言人有堪物堪大之才又  
能謙恭而和使人懽洽雖自己之子賢亦  
當薦之非為循其已私若邪奚之薦邪午  
是也蓋薦賢為人非為手已故與人爭之  
若子皮之薦子產是也此所以能悅人之  
心而能使人効其力也。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  
窵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擊其兵微弱而靜  
者避其兵強盛而靜者擊其兵之遠來而  
勞倦者避其兵之閑習輕窵者擊其敵人  
之大懼者大懼是畏我者也避其敵人之  
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夫子所謂臨事  
而懼是也此皆自古之政也。江陰劉氏  
曰微靜兵少而靜也強靜兵多而靜也閑  
窵人閑而力深窵也大懼大敗而驚惶也  
小懼小驚而益備也此言當審敵之強弱

虛實而擊避也

用衆第五

太原劉氏曰用衆者用衆以戰也

首有用衆二字故以名篇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用

衆進止用寡進退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若用寡宜堅固其

陳若用衆宜整治其陳兵寡宜頻變化出

竒以制勝兵衆宜踐墨隨敵利以正合而

制勝是正亦勝竒亦勝也用衆要知進知

止所謂五伐六伐乃止齊焉用寡要知進

知退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是也

陰劉氏曰所用之兵若少陣宜堅而固所

用之兵若多陣宜嚴而治少利教煩多利

法正用衆而進當思所止之地用寡而進

當思所退之路蓋進不思所止之地是瞢

而無智也退不思所出之路是拙而無策

也此用兵之大忌也

衆以合寡則遠畏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

太原劉氏曰我衆以合敵人之寡者則遠圍而闕其一面所謂圍師必闕是也若分兵而更迭擊之是寡以待衆也若衆有所疑懼則自用權以制勝江陰劉氏曰遠畏闕之即孫子所謂圍師必闕是也闕之勢若分兵而迭擊使敵人逸而不能走也少以待衆衆必疑懼吾當身先士卒自

導用之若慕容農之擊石越言彼甲在外我甲在內之類是也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

太原劉氏曰若專欲爭利則釋旗迎而反擊之此疑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若偏裨部將擅專敵人之利乘勝進取則當釋吾之旗迎而反之蓋因敵來可克恐其深入陷伏也

敵若衆則相衆而受畏敵若寡若畏則避之

開之

太原劉氏曰：敵人若衆，則相視彼衆如何，而受其圍。如張遼突入吳衆，而受圍是也。敵人若寡少，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伺其便。江陰劉氏曰：若敵衆我寡，猝與敵會，則當相度其衆，而受其圍，畏然後四面奮擊。若高歡爲圓陣於韓陵，以破爾朱兆是也。敵或受圍於我，若寡若畏，吾當避之。開之，以縱其生路，恐其併力，致死於我也。

困獸猶鬪，而況人乎？正謂此耳。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圯，兼舍環。

龜

十カケルニ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背風之逆，背山之高，右高左險者，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也。沛澤也。圯，道路傾壞之地。歷者，過之而不止也。環龜地形之似環龜者，宜舍止之也。江陰劉氏曰：歷過而不息也。沛，沮澤也。圯，毀地也。環地龜形，背高而圓，如環龜之狀。



也屯營者當營於環龜之地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行列既設觀其動作如何又當視敵虛實而舉敵若待我我則順其意而無鼓進其兵待敵之動作如何若來攻我我則屯兵伺之如趙奢厚集其陣以待秦兵是也江陰劉氏曰設其計以觀敵之動作視敵之變而後舉若有

所待與士卒而勿擊其鼓待其既作將欲攻其兵伺其變動而變之也此必有缺與不廣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或用衆或用寡以觀其變動如何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備如何以危迫之勢臨之而觀其懼之如何靜以待之而觀其怠心如何設計動之而觀

其疑惑如何以兵潛襲之觀其治亂如何  
江陰劉氏曰敵或衆或寡必當伺之以  
觀其變動一進一退必當察之以觀其陣  
固與不固敵處危困必當審之以觀其懼  
與不懼敵雖安靜必當覘之以觀其心怠  
與不怠又必誘而動之以觀其疑與不疑  
探而襲之以觀其治與不治不固則邀之  
危懼則逼之怠惰則擊之不疑則進之不  
治則攻之此與下文擊疑之意雖同而應

變則異也

擊其疑千加其卒ニカス致其屈ヲ襲其規ヲ因其不避ニ阻ニ  
其圖奪其慮乘其懼ヲ

太原劉氏曰敵人心志疑惑則擊之敵人  
倉卒而來則加之致其力之屈襲敵之規  
也避當作備因其不備即所謂乘其無備  
也阻其所謀奪其所慮即所謂上兵代謀  
也乘其敵之畏懼即所謂擊其大懼也  
江陰劉氏曰擊其疑若蘇茂陣動而寇恂

擊破之是也。加其卒若杜預遣周吉伏兵於樂鄉城外縱軍入城以虜孫歆是也。致其屈若王霸閉營休士以屈周建是也。襲其規若于謹料蕭銑之必出下策乃令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之類是也。因其不避言敵與我遇自知兵力不及而不知避必與我戰則其措置乖方陣亂不整可因而擊之即孫子所謂不若則能避之是也。阻其圖若陸抗決堰以阻羊祜

浮船改以車運大費功力。又若韋孝寬宜於華谷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之類是也。奪其慮若李愬慮吳元濟倚任於董質乃訪董質之母令以書召之之類是也。乘其懾若達頭聞史萬歲之名懼而引去萬歲追擊大破之之類是也。此即本公十四變可擊之意也。

○凡從奔勿息ソオクテスニクシラ敵人或止イコナ於路則慮之オモシラ  
太原劉氏曰凡從敵人奔敗勿得止息敵

人或止息於路則慮之恐有伏也 江陰  
劉氏曰若追真敗之敵則當乘勝長驅若  
唐太宗之平薛仁果於坵墟是也敵人或  
止於路則慮之而勿進若干謹偽立路左  
以邀齊神武也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太原劉氏曰凡近敵之都邑吾必要有前  
進之路若無進路則無所往也退亦要有  
還及之慮無反慮恐為敵所薄也 江陰

○劉氏曰此言用兵當謹進退也註亦見前  
凡戰先則弊後則懼息則怠不怠亦弊息又  
亦反其懼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若先敵而動則致  
疲弊而為敵所乘後敵而動則畏懼而為  
敵所欺若休息之則怠心必生若不休息  
之其力必致疲弊休息若久有畏懼之心  
江陰劉氏曰凡與敵相對不見勢而先  
動者必先疲弊然見可而亦不進則必反

有畏懼之心。或曰：兵法云：先人有奪人之  
心。今言先則弊者，何也？蓋此言對陣不可  
先舉，彼言預為討賊之計也。故止而不動，  
則人心怠惰，然徒勞不止，而人亦必疲弊。  
久止不遷，則亦反生懼心。必若王翦善撫  
士卒，使之投石超距可也。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

太原刘氏曰：凡初入敵人之境，疆場之限，  
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

武臣年表注云：凡入敵境，雖親近之書亦必禁絕，所以絕內顧之慮云云。

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退還之心也。  
故曰：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也。江陰刘  
氏曰：此言為將不可內顧。若李晟下令曰：  
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  
晟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泣下數行曰：  
天子安在，敢言家乎？又令軍中曰：五日內  
不得輒通家問，是也。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太原刘氏曰：揀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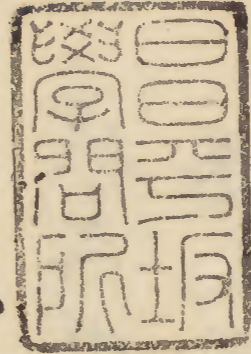
吾衆人之強。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擊其左  
右是也。江陰列氏曰。此言戰勝取用之  
法也。選良選用敵之賢良而任之也。若晉  
用苗賁皇。吳用伍員。唐李愬拔用李祐。是  
也。次兵得敵人之兵器車馬。編次而用之  
也。此所謂取人之強而益吾之強也。

スレハオヒモノヲ云  
棄任節食是謂用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太原列氏曰。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  
所謂士無餘財之意。節食者約其軍之食

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羽沉舟  
破甑。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  
任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用啓  
衆人之意。使專心一志。奮勇而戰。已上三  
者皆自古行軍之政也。江陰列氏曰。棄  
任棄其所負之任也。節食計其日用之糧  
而節食之也。若王鎮惡之入關中。令軍士  
食畢。使棄舩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  
去。乃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北門。去家万里。

而艦乘衣糧並已逐流惟以死戰以立大功是也此所以開導衆人死敵之意乃自古之戎政是也孫子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正謂此也



司馬法集解卷下

